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四

止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西曆永明十一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七年

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

空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蠻白鼻而皆集陳念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尙爲郢府

主簿過九江顧達曰麀尾

麀尾能生風辟蠅納陸佃

舊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黧又以拂髀令無不盡名苑曰麀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成麀所往麀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麀古之談者極焉良爲是也

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

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雲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于淮泗閒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

刺史以備之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巒穎之孫也

穎

見一百二十二卷

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上晚年好遊宴尙書

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窮極奇麗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墮造遊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

立若應撤毀應手遷徙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啟於東田起小苑使

東宮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彌互華遠

言其彌極華遠而
更互又遷遠也

上性

雖賤多布耳目太子所爲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

麗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譴責又使嬖人徐文

景造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恩恩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

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我正當掃墓

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

行東宮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

善而不啓聞并賈之初豫章王疑之卒也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

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難不差湯中復加藥一

種使我利不斷我已訴之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探留

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未幾太

子果卒先是有一小史姓臯自名曰太子帝見而惡之曰皇太子

豈可以為名於是移點于外易名為犬于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

地之所懸三才之所繫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至是而其言果驗

移置通鑑原文下并讀之下有太子數惡西昌侯贊一條二月

魏主妥始耕藉田於平城南 雍州刺史王奐惡甯贛長史劉興

祖收繫獄 蕭子顯齊志甯贛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甯南襄北

建武蔡陽永安安定懷化武甯新陽義安高安左義陽

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浚安北宏農 誣其構扇山蠻欲為亂

至建康故曰下 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

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

齋杖齋車情仗以 收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樊子彪

給禁衛勇力之士

案凶險矣不能制長史殷叡與之塔也謂與曰曹呂來既不見其

救恐為姦變正宜錄取馳啟聞耳與納之

考異曰南史與子彪議明門拒命叡諫曰今

門自服按學使不測叡官免為耳彪堅執不從叡又請叡與議開道送叡與從之典節出城為文都所執叡曰忠不肯死勇不逃死

叡與仰榮復與彪同誅今從齊書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

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使與曰我不作賊

欲先遣啟自申正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

凌者辱之而出其上故藉者蹈之使曹呂下

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

起甯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斬之

為後與子肅食

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探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

獨得脫奔魏

為王肅屢引魏兵入寇張本考異曰南史與弟份自

份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

信不份曰肅近忘頃拍肅遠憶有臣拔與以三月死帝以

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夏四

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

東宮

官屬文則太傅少簡詹事率更令冢令僕門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則左右衛率翊軍步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

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戡之女也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

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魏主宏以白虎通云

漢章帝集諸儒于白

虎通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

朝不拜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

叛降於魏

沈約曰光城郡魏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

五月壬戌魏

主宏復四廟子孫于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

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

祖之子孫也

甲子魏主宏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謂司

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

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宣都王鐸爲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

子勳爲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

典籤以鐸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

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河北是時河北之地猶爲齊境雷婆思等蓋居河南

徙處河北則稍近魏境耳 魏主恣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

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齋於明堂左个齊元

堂左个太極南堂東偏也 使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應乎天

而順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尙書任城王澄曰芻言革者更

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奕葉重光帝

有中土今出師以征宋服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爲全吉

也魏主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大人虎變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

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魏主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魏主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遣官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代承平之主未

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

乎昔魏武以睨卒一萬破袁紹

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

謝元以步兵三

千摧苻秦

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眾寡也竊

氏政虐役繁人神同棄與會之民延踵皇澤若大駕南巡必革面

倒戈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鸞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

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

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

王制革輅何所施也

周制五等革輅輿勒條纓五就建太山以節戎旅氏注革輅輅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

讀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竄必能勝眾弱必

能制彊邪今行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將希混一豈好輕

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乙未魏主講武命尙書李冲典武選建

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

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

夜攻徐州城

入之刺史王元邁討誅之

徐州城卽鍾離城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

爲太子

丁巳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間倉廩旣虛遂

草輟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

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眾逋宿債竝同原除其

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戊子魏中外戒嚴

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招募以備之中

誓耶王融自恃人地

王融自恃才故以人身自高且王宏會孫故以門地自高

三十內望爲公

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鄧禹年二十四爲漢司徒融年已過

之故

云然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

朱雀桁當建康朱雀門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

折閱則行

推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馬何得稱丈夫

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

從公車前給驂八人

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

數上書獎勵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

謂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俗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台

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齋衍范雲等皆爲

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徙御延昌殿始登

階殿屋鳴咤上惡之慮朝野憂遠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

夜在內太孫閒日參承戊寅上疾亟璽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

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

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

家者惟有王中醫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耶欲爲豎刁耶

豎刁左氏傳齊桓

公既立子暉爲太子易牙有寵于簡姬簡姬生無虧易牙因暨刁
以薦蓋于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與暨刁殺羣
吏而立無虧臨奔宋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爲孝公

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頭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

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廂

年五

十四爾儀先是魏境者言赤火南流婁南國是歲有少門從北竟
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熱小微云以療疾灸至七炷而病愈貴
賤爭取之多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

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

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揮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

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太孫深怨之遺詔曰始終大期聖

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

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宏治道內外眾

事無大小悉與參懷共下意

參懷也懷思也命參懷其事而詳思其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

相從以贊區事也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

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元邁沈文季張瑛薛淵

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帝階心政事務總大

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

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天

孫卽皇帝位大赦羣臣上太行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之未立

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暕於眾中大言曰若立長則

應在我

世祖諸弟存者暕爲長

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閣周

奉叔曹道剛素爲帝心膂竝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爲黃

門郎

爲西昌侯贊欲試帝先除別奉叔曹道剛張本

初西昌侯贊爲太祖所愛

事見一百三十五卷

高帝建元二年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殿能故世祖

亦重之駕初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薈乘轎帷車鸞駕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世祖遺詔使竟陵

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

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

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

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倣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

省者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暕爲衛將軍與征南大

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

大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遺詔本無此段除授當時稱遺詔行之癸未以竟陵王子

良爲太傅調除三調及眾道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道欠負也省御府諸置及

無用池田邸益

治謂治爲之所也

滅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

督責如故

所謂黃放白催也

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眾皆悅之

爲西

昌侯鸞

昌侯鸞

八月乙酉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

魏主宏使錄尙

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已

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

竝加使持節

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則之君

太尉兼衛尉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爲雷

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雷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爲副魏主曰

老者之智少者之決

言老者縱事多故志慮深達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

汝無辭也以河南

王榦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

盧淵平南將軍辭肩皆爲榦副眾合七萬出子午谷

欲攻梁

肩辭

之曾孫也

晉書見一百一十八卷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歪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

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羣小共衣

食同臥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

帝少養於子良妃
袁氏子良爲揚州

刺史故帝
從在西州

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于謂豫章王妃庾氏

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密就富人求錢無收

不與別作輪鉤

鉤所以改輪
今謂之輪匙

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

淫宴師史仁祖侍誓胡天翼

王國有師掌導之教
訓侍書掌教之書翰

相謂曰若言之

二宮

二宮謂上官
及東宮也

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殿及犬物所

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

聞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
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平楊氏禱祀速求天位
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
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
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
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
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皆
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哉乃作及廉范五
袴之謠皆
爲此音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眾樂卽位十餘日
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
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

二十七臨死歎曰吾若不爲百歲母計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
在東宮時過失也融少而神明警惠及長博學有文舉秀才爲太
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武帝求自試曰臣聞
春庚秋蟀集倏相悲露木風華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
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雖逢蒲柳先秋光陰不
待會及明時展悉愚效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
及書儉甚奇而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至是竟以險躁
致禍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
望促言名雖高而輕躁人難可輕褻衣裾補註襲卽曳裾之意。襲音別俄而融
及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融欲立子
良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邱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

無新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

青時人以爲臙破

壬寅魏主宏至肆州

魏收去肆州治九原天
賜二年爲鎮真君七年

置州領永安秀容離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注云真君七年併雲
中九泉晉昌郡焉則知魏肆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
非魏之定襄郡地蓋曹魏所置新興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陜嶺之
南古并襄在陜嶺之北隋志離門郡後周改曰代州又
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以名郡參考
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也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
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爲秀容縣忻州定襄郡治焉後
魏書云太平元年置肆州治秀容城傾蓋郡等八郡見道路民有

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

三人以殉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

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

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

死爲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

執法嚴謹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道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纒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

東方朔曰冕前旒所以蔽明黜纒充耳所以塞聰如

滌注曰黜謂以玉爲瑱用黜纒繫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黜黃色也纒緇也以黃絲爲大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

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是乎

戊申魏主雲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迹境內安靜魏主嘉之襲教民多立銘陷道側虛稱其美魏主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

魏主恣降襲號二等

漢者所領
將軍號也

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

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宏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

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

宮下濟

昔在東府前
秦淮之濟也

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轅車未出端門亟稱疾

還內

端門宮之正南
門內人也

裁入閣卽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震內外

丙寅魏武帝於景安陵

戊辰魏主宏濟河賜民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有才者皆以名聞庚

午至洛陽脩巡故宮基址廟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

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于申詣故太學觀石經

故太學漢
魏所營者

乙亥魏主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於魏且請傳位於

舊魏主許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

發丁丑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魏主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尙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魏主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竝愍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植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魏主曰陛下將循周公之制定鼎

洛邑然營建六寢不可游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詎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之意鳴和鸞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魏主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他之魏主以羣臣意多異同請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懸心而言也隱度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魏主曰卿既不唱異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遷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磻之孫也先是北地民支酉聚眾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鄜州依水經注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邀結齊師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

漢秦雍關七州民皆響震

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

眾至十萬各守堡壁以

待齊救魏河南王彧引兵擊之彧兵大敗支西進至咸陽北濁谷

穆亮與戰又敗

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穆老生今從魏書

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

兵數千與相接應西等進向長安盧淵辭允等拒擊大破之降者

數萬口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西廣竝斬之 冬十月戊寅朔

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尙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

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

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

眾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還報

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皇太孫末妃王氏

爲皇太后立妃何氏爲皇后 癸卯魏主寔如鄴城王肅見魏主

於鄴

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魏主

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

自是器週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開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

分不能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

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然肅亦能虛懷謙受

不遂其非魏主嘗宴羣臣於華林園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

子則無中書侍郎劉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

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

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

笄音進免音同髮音茶

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

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

同也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禮內則不云乎

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

櫛音史又音徒冠櫛

也又音酒髮髻也

魏主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音爲然曰此非劉石經耶

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多不正而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焉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畱意三禮在南請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其謙受如此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辛亥封皇弟昭文爲新安王昭秀爲臨海王昭粲爲永嘉王 魏主宏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峻梁州刺史陰智伯贖貨巨萬皆抵罪初峻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畱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罷任還都欲獻之而世祖哀愍及靈卽位峻所獻減少帝怒收峻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峻

勵之子也。疆濟有世調善于流俗。還都之日。吏民送者數千萬人。
後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五止一年

黻林王

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宋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戲牀前高帝方令左右拔

白髮問之曰兒言我是汝誰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會福而拔白髮者乎郗鑒鏡鑑於地其後問詢高帝位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 在位十二年而波弒○鑪音業

甲辰隆昌元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

雍州刺史晉

安王子懋以主幼時艱密爲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

諸州各有作部主造器仗

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子懋欲脅取以爲將顯達密啟西昌

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

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毅自隨

諸王有白直有夾戰隊

顯達天別子懋謂曰

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

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

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

此閒人謂襄陽人也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即

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

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

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

唯仗司馬垣廩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

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廩生為太子左衛率白

龍為游擊將軍二人竝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

崔慧景高武舊將驚疑之以蕭衍爲甯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

服出迎

白服者得罪而白衣領強者

將軍房伯玉徐元慶竝勸衍誅之衍笑曰

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衍曲意撫安之 辛亥帝祀南郊

戊午拜崇安陵 癸亥魏主宏南巡戊辰過比干墓

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

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爲祝文曰嗚

呼介士胡不我臣旣而登北邙遂如淇池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

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

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

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

之貞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竝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

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魏主曰朕何

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迫禮先賢標揚忠懿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蓋 帝寵幸中書舍人蔡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

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

語云甯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閣舍人

後閣禁中後閣

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大官房內

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

攬救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游走市

里好于世宗崇安陵殿中擲塗賭跳

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爲來也跳躍也賭跳者以跳躍高也

勝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

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末世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至三

億萬

上庫所儲以備軍國之用齋庫以供齋內所須人主之好用

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帝卽位

未期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
碎之用爲笑樂居常裸袒著紅縠禪羅采相服好鬪雞密買雞至
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所起招婉殿以
材賜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坊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
日蒸於世宗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
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
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鸞林王小字法身鏘素和弭美
令而短於識略乃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
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
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詵太祖
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詵已爲腹心

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
知都下消息太祖遣詵就

世祖嘗謂及卽位常與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閣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權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滲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聞竝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

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鬱勸其廢立陰爲鸞耳

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嘗就司空王徽則換

米二百斛徽則以百斛與之不受徽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

鈴等物鈴音徽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逕前從者

歐單刀皆半拔徽則跳走入內旣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

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自

隨翼者分列左右出入禁闔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

君求世祖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鸞忌之使蕭

譙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己巳以奉叔爲青州刺史譙子顯

始中淮北沒虜徙青州治鬱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許之鸞以爲不可奉叔謂蕭譙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

應復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辨耳既而封曲江縣男食

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言切齒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

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詵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

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帝初爲南郡王錢唐杜文謙嘗爲

侍讀及帝卽位出爲溧陽令

溧陽縣自漢以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南

前此寬鸞

除帝左右因說恭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

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嘗人多見擯

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

皆攘袂挺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詵則宮內之兵

皆我用也

蕭詵時以爲軍司馬兼衛尉卿掌宿衛兵

卽勒兵入尙書斬蕭令

尙書省在雲龍門內

兩都伯力耳

謂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

其次則遣荆卿豫讓之徒因諮事左

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

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

敕賜死

對錄尚書事
故稱爲錄君

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

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

王經之義也人美其言 乙亥魏主宏如洛陽西宮中督侍郎韓

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

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

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

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

北京謂平城

成洛都營繕之役其

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
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尙空因遷徙互申禁約
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永垂百

世不刊之範其三以爲陛下之遺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

內

宮中門曰闐闔

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

爲陛下耳聽法音

法音謂雅樂也

目翫墳典

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音大道

也少吳顓頊尚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音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至此特大槩言之口對百

辟心虔酌機景昃而食

虔度也景昃日昃也

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

而深

謂文明太后之甥也

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窈明所用未足

爲煩然非所以蓄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

天下治矣

老子曰有樞司契司主也契要也

魏志頌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部

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貢孝者謂察舉秀才孝廉而貢之於朝

朝廷但

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清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

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

三后之屑墜於草隸矣

左傳申無字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卑臣與

夏商周

之玉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

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耶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

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

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

參夷謂夷三族也

今內

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爲無私迭相敦厲

敦迫也厲

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

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

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

周成王宅洛以豐爲宗周

存故都也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

後漢都洛陽清河兩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

察春秋之

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爲神

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

故事

魏初都平城分畿甸畿野司州於平城置代尹

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

居欲其業專志定也

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業萃而州處其言曰國民者勿使雜處則其言曉其事易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罔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太祖道武皇帝

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

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

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阜隸不日同處矣借使

一里之內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縱

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

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

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

列女傳曰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

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買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

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以豆相遺進退孟

母曰此真可以居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

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

略也

豈屏棟所以承瓦

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書有

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

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陳頓等郡縣又於青州界僑置冀州諸郡是也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

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齊治世對補卷一百三十九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

魏初得河南止置四
鎮郡縣多所併省

今民口既多亦

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苦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鬪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魏主覽奏甚善之顯宗麒麟之子也性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耶

且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規度其地
以立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敦等聘于魏 丙申魏徙河南王餘爲趙郡王穎

川王雍爲高陽王

將以河南穎川爲
叢甸故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遷北巡癸卯濟

河三月壬申至平城

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庚
魏國二月齊歷之三月也

使羣臣更論遷都

利審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熙曰

魏書熙以爲爲司州或平城之
司州爲恆州分恆州東部置燕

州治
昌平

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魏主曰廢收

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恆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尙書

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

百姓安之一旦南遷眾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

筮魏主曰昔周召聖實乃能卜宅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營成周使來告卜曰我卜河朔

黎水我又卜瀘水東瀘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瀘水東亦惟洛食

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乃問天老天老曰吉

黃帝從之

杜預曰龍無兆不成也字書釋灼意不兆爲焦

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知未然

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

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拓跋警律謂平文皇帝晉明帝大前二年通鑑書惠帝賀正徙居東

木根

昭成皇帝更營盛樂

拓跋什翼犍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成帝元年烈帝騎城盛樂次年昭成

嗣國咸康七年

道武皇帝遷於平城

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遷都平城

朕幸橋勝

殘之運而制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謂高之孫果烈之弟也癸

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邊畝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

考異魏魏帝紀

禮志北史紀皆云三月庚辰按長曆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魏

辛

巳武陵昭王暕卒暕字宣昭小字三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

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暕年四歲恩慕不異成人每慟輒吐血太祖

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宜抑割之時太祖雖爲方伯

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階乃以指畫空中及掌上學字遂
丁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作枰指點形勢遂至名
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太祖太祖
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
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及長性輕財重義有古
人風嘗鎮會稽及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
共之嘗曰兄作天子弟何憂無錢耶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
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疑謂之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
推讓荅曰弟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婢偏不知梅好文
章而射爲當時獨絕嘗於華林射賭救暍疊破凡六箭五破一皮
武帝賜錢五萬又舉酒勸暍暍曰陛下每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

不荅疑于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帝
顧臨川王暎曰王邸亦有嘉名否暎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以
問暎暎既失寵於帝祿賜甚薄不無貧約之歎乃從而對曰臣山
卑不會栖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勢者之歌也
久之出爲江州刺史武帝以暎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暎曰先
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
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卽徵還冬月嘗過竟陵王子良宅道逢乞人
脫襦與之子良見其衣單進襦衣之暎曰吾與向人亦復何異尙
書令王儉嘗詣之暎爲儉設食盤中惟菘菜鮓魚而已儉重其率
眞飽食盡歡而去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常憂子良
爲變聞其卒甚喜字良字雲英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

詣遣人船送后還都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
書子良曰嬾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及長有清尚
邊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
以月容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敏性敦義好古其守會稽時
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子良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徭役以給
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
多聚古人器用以充之及爲三公凡益國利民之事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象問之曰
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
不承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
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

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
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
王雖素以忠憤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
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端午七夕之饗皆
寒食之饗皆夷禮也

魏

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死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
考則隨其品第以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盡經考爲三等

去十五年
年制云

昨太和
五年也

今已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

等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宏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

可輕發且俟至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謁府儀同三

司

本號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 五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齊志南史紀

六月己巳魏遣兼員外散

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清石

世仕江南魏主宏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若彼等有知識欲

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爲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失將

命之體也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

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爲昶府長史昶至鎮

不能撫接義故

宋蒼梧王初昶鎮彭城乘鎮奔魏故義故在焉

卒無成功 壬午魏安定

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送之出郊

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

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

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言聲等相與有異謀也

中書令何胤以后

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
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
是時蕭詵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尙書事詵密召諸王與
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詵親要日久眾皆憚而
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
從之驟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
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
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
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

在華光殿露著黃穀禪跂牀垂鳳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
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甯當有此誰
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
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此
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帝
曰卿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
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儼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
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儼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
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
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
耳諶惶遽從之壬辰儼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

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儉亮盛怒

直後亦宿衛之官侍衛於乘輿之後者也

大言於眾曰

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

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

懼而失其常度也

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

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救呼

蕭謐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謐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

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謐初入殿宿衛將士皆

操弓楯欲拒戰謐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

於謐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

此

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反也屏也亦作屏帝死時年二十二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

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

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

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圍碁左右聞有變驚

走報淪淪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大

匠卿虞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大匠將

作大匠之官語子悛虞悛父之孫也虞悛父虞源之子非音孝武帝朝臣被召入宮

國子祭酒江敬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

孫謙爲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遽際會輒散甲士鸞

亦不之罪也曹道剛雖爲帝所寵然性質直帝與之狎未嘗敢酬

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

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鸞曰主上猶是小兒左右

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

危地也因遣人刺殺護君子甚多之及被殺張融謂劉繪曰道剛

齊書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七十一 劉融

似不爲諂亦復不免繪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蜂之所病此
道剛所以死也

海陵王

諱昭文字季尚文
惠太子第二子也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
尚書事揚州刺史改封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辛丑魏主宏

至朔州

魏收地形志雲州舊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爲
懷朔鎮孝昌中始改爲朔州今此朔州當置於雲中之盛

樂時置朔州於定襄城城鎮盛衆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
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 八

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爲太尉鄱陽王鏘爲司徒車騎大將軍帥

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粲爲尚書令 魏主恣至陰山 以

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

鸞兄顯生遙
光遙欣遙光

顯始安
王弟 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

鄧蕭遊欣爲兗州刺史遊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癸丑魏主宏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冥鎮甲子如

柔元鎮

此六鎮自西沮東之次第也水經注懷朔鎮城在漢光祿

北三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遼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元鎮存于沁水東于延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東南流逕漢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元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撫冥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滯源分屬於三千里中則撫冥當在武川柔元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闕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

辛未至平城

九月壬申朔魏主宏下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

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除緩朕今三載

一考卽行黜陟欲令恩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

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

上等下等各又分爲三等

六品已

下尙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

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畱任城王澄銓簡舊臣
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入無怨者
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尙書曰尙書樞機之任非徒總
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
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尙書事廣陵
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勦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
錄尙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尙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廣陵王羽
字叔翻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
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卿久居
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叔翻受黜卿
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

丞公孫良右丞乞伏善孚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尙書光宣出納

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尙書卿罪亦應大辟但以尙書之失

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

魏官本祿之外

別有恤親之祿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尙

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係又謂長兼尙書于果曰卿

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替其餘守尙書尉羽盧淵

等竝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淵昶之

兄也魏主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

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願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典禮

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

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

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金日磾事見七十一卷漢武帝

後元元年七世知名謂七世內侍也

魏主甚悅

鬱林王之廢也郡陽王鑄初不知

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鑄每詣鸞

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鑄以此信之宮臺之內

皆屬意於鑄勸鑄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鑄及隨王子隆

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

李延壽恩傳曰武官有制局監外蓋皆領器械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於

車壁也

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

人正其縛送蕭令耳

東城謂東府城也

子隆欲定計鑄以上臺兵力既悉

度東府

海陵王既即位駕出東府上臺兵力悉制以自隨度焉也

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

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鑄請叩頭勸鑄立事鑄命駕將入復

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

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榮等於時世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郡陽隨王死

欲起兵謂防閫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

諸王實防閫以勇略之士爲之以防衛齊國杜佑垂典唐高祖王府旋洽防閫使僕白直下至武衛軍有白直防閫丹陽

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謂宋孝武帝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勅也若舉兵

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

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

鉞內外纂嚴考異曰齊書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未而下有乙酉丁亥蓋癸未當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

遣中護軍王元邁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

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拆流直上至

夜回襲湓城城崩參軍樂黃闕門納之隋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葺城寨子懋

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

子懋

自雍州徙爲江州
故部曲多雍州人

叔業畏之遣子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

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
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賄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
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
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唯參軍周英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
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笑
謂之曰不意涇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部面使人殺之故人懼罪
無敢至者唯英皎與董僧慧號哭盡哀爲之殮斂子懋帝恬有意
庶讓好學及被禍人多惜之王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
舉義兵僕實與其謀舌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

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鷲免死配東冶
子懋子招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
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僧慧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于琳
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
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偃元邈厚
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鷲遣平西將軍王
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歐陽今兗州
開卽其地也遣部
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鷲又遣徐元慶西
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州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

元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

意寄謂屬意寄託之

翼

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

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考異曰南史明帝使

裴叔業齎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什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驚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罪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都今從

齊書

昌寓尚之之弟子也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

清名是以風流籍甚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

晉熙王鈇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

孔靖見一百二十三卷晉

安者元

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鈇防

問周伯玉大言於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魏誰敢

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

豫州刺史宜都王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歔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州鎮姑孰人有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釵、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王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亮不犯及驚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至是遇害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桂

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

尋陽已定諸藩

王已死

以宣城公鸞爲大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

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鸞之謀篡奪也多引朝廷名士與參贊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淪爲吏部尙書送別於征虜渚朓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至郡致酒數斛遺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

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朓上有赤誌

肩背之謂爲脚

常秘不

傳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祜勸王出以示人

考城前漢之留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

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謝子暉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皆晉氏因郡人南渡而僑置也

王以示

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
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衛
陽王鈞江夏王鋒鑠與郗陽王鑠齊名鑠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
稱爲郗桂鑠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鸞還節處分存亡之
計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
殺我是夕三更卽遇害鈞性好學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
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
蠅頭細書別藏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旣易且一經手
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
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
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

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其見賞如此錄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錄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太祖使學鳳尾譜一學卽工太祖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世祖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以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錄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芥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覩世祖賜以寶裝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見

賞帝謂鄱陽王鑄曰閻黎琴亦是桺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
欲試以臨民鑄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
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
益州道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遠戀不覺
文生于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濟王
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世祖曰臣嘗固應勝江夏王世祖曰
閻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閻黎鋒小名也隆昌時藩邸
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
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乎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
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徇
馬是好豈復一棗子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

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于當年庶
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于行事典籤
故不得遂鸞嘗與之言透光才力可委鋒曰透光之于殿下猶殿
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鸞每殺諸王常夜
遣兵闔第斬闕踰垣呼譟而入獨畏鋒有材力不敢於第收鋒使
兼祠官於太廟祠官使行祭事夜遣兵廟中收之逢出登車兵人欲上車
防勦鋒手難數人皆仆地然後死江敬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
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鸞又遣典籤柯合孫殺建安王子眞子
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
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鎮琅邪

城有守兵

晉道清領郡於江蘇浙洲上青
從治自下北臨江故有守兵

恐其不可就死以

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創辦若委伯茂一

夫力耳乃手自執鳩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

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

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

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

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恆慮弗及於是威行

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

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成

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

亦不得與囚何異邪陵王子貞嘗求熊白

本草圖經曰熊形類大豕而性極健好食綠上

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多入穴而藏豔始春而出其脂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有脊骨個塊邪曰熊齒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 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

等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永明八年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

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

取一挺藜一杯漿皆諸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

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

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

謂所持以詣籤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嘗殺諸王皆令

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

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豈亦深知其弊及

纂位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闔閭暮司方岳防驕靡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起居動應問敢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

艱難總至望其禪位扶危何可得矣

左傳諸侯禪位以謂王室世預注曰闕與也去其

位與治王之政事

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者也

諸王置典籤始於宋故云

癸卯以雷朝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誕湛之兄也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戊申魏主宏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高宗明皇帝上

諱鸞字景栖小字元度

五年改元二建武四永泰一

在位

帝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

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

嬰疴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崩體宣皇鍾慈太祖

繼承之遺諡宣皇帝太祖

之父而醫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宣人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若當歸老別

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節日皇太后王氏出居鄱陽王故

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癸亥宣城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

武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

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湛為領軍

將軍度支尚書虔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

晏齋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甯假朽老以贊惟新

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時吏部尚書謝綸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起之綸曰天下事
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旣而帝與羣臣宴會
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綸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
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綸其載還令省綸正
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慚之初宋大明末晏起家爲臨賀王國
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
之美而失後凋之節晏末路果如人言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
薦獻事非任土謂非如禹貢任土作貢也悉加禁斷 己巳魏主恣如信都庚
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
蕩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荆郢東荆

十一月壬申日有食之 癸酉以始

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爲

晉安王寶元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謙爲隨

郡王寶攸爲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恆貢自今悉

斷 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 丙戌以閭喜公遙

欣爲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爲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

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

居中謂爲揚州刺史

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爲太子 魏主遷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尙書

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魏主遷後軍將軍宇文福

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南北凡十里爲牧馬之所

按杜佑通典爲州汲縣古牧野之地則其地宜畜牧有自來矣

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

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
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秦隴半之牛羊無數及

魏主置收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

河陽牧場卽字文福所規牧地

每歲自河

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

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史歷

言爲之馬攻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政仕竝窮

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敘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爲

侯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

御師醫師也以具供御故謂之御師至于

隋世尙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

因而殞之葬禮竝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漢東海王璽以

天下康葬

魏郢州刺史韋珍在州有聲績魏主宏賜以駿馬穀

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日天子以我爲緩撫卿等故

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宏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
伐齊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
朔魏遣行征南將軍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
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行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
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尙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
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勛耳

周勛事見

七十一卷魏

太和二年 魏主宏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

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
爲魏主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
怏怏有不平之色魏主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
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

凱敵之子也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魏主甚嘉之
魏主宏欲自將伐齊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
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無
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問行
畱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魏主曰眾人紛紜莫知所
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其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畱議朕爲
行諭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眾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
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魏主曰
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
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榮時之
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

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

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甌石之儲

應劭曰齊人名小甌爲甌甌受二石

又冬月垂盡

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

百堵皆興謂新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

常東

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旣平樊河然後變輿順動

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

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

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擐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

得對上卽爲此語而背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

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魏主曰任

城以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

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
據魏主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尙書僕射統留臺事李
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
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遲之元孫也戊辰
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
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
葉倉魏主許之赭陽卽漢首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于志下
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子赭陽明矣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
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考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靈智按陽烏韋小字靈智珍字也
鸞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兒一百二十二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
寶入朝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場場壅也
于魏

寶入朝

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場

場壅也
聚沙以

涇水故以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晉武帝太康中分南陽置

義陽郡惠帝又分義陽前陽置新野郡

先是魏主宏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會閭

出爲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

鍾律魏主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九終